忆当年

少年听书在茶馆

□ 方鸿儒

据史料记载：“浦东说书”又称沪书、农民书，因单手击打钹子又称钹子书，是极具乡土特色、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曲艺。新中国成立前沪书有两个行会组织：一个叫“大团开智社”，设在南汇县大团镇；一个叫“上海永裕社”，设在川沙县洋泾顺风茶园，全称为上海市永裕说书研究社。

说书艺人以浦东方言表演，一般为单人坐唱，手拿钹子，身着长衫。演出开始用竹筷敲钹子唱四句诗或词，再唱开篇，后说长篇正本。书目大多是以讲史、侠义、公案为主要内容，如《五虎平西》《七侠五义》等。

少年时代的趣事大多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淡忘了，唯听“浦东说书”依然记忆清晰。那时家住浦东塘桥路，穿过盛家弄，在浦建路口，便有一家茶馆。茶馆不大，约四十来平方米，大小两间——大间是书场，六七张八仙桌，东墙是说书先生的“讲台”；小间便是上海人俗称的“老虎灶”。

每天下午一时许，茶馆里便有“说书”。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，因为是两部制，下午是小组学习，我们便在学习前结伴去茶馆听书。

说书先生大都身怀绝技。敲钹子能敲出许多花样，根据书中人物的情感起伏，情节的跌宕转换，时重时轻，时缓时急，十分引人入胜。说功更是十分了得。模仿书中人物对话，沙场搏杀，马鸣风萧等各种声音，抑扬顿挫，底气十足，如断金，如裂帛，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。叙讲故事，则逐步推进，环环紧扣，渐趋高潮，能步步抓住听客们的注意力。说表时还常用醒木、扇子或手帕等道具辅助表演，一招一式，更添几分精神。

我们听到激动时，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，仿佛身临其境；听至紧张时，便凝神屏息，恨不得立马知晓结局。而说书先生又特好卖关子，每每说到情节发展关键处便打住——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。于是我们便切切地盼明天再接着往下听，如此“一回”又“一回”地听，便欲罢不能了，有时便连小组学习都忘了。最严重的一次，我们在茶馆听书，恰逢班主任来家访检查，一看人都跑去茶馆听书了。第二天到校，我（是组长）被老师罚“立壁角”，面壁思过。

去茶馆听书，大人们是花钱的，一壶茶一支烟，边品茶边听书，悠然自得。我们小孩只能趴在窗台边“旁听”。如果发现里面有空位，我们也会偷偷地溜进去占个坐，享受一下大人们的待遇。上茶的跑堂发现了也并不轰赶我们。

少年听书在茶馆，那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。包公、施公、南侠、北侠、岳飞、武松……多少个义薄云天，侠肝义胆的忠臣良将、英雄豪杰，一个一个从说书先生的口中登场亮相，在我年少的心灵中激荡，注定我日后性格豪爽，处事洒脱。

听“浦东说书”，也激起我阅读“武侠小说”的浓厚兴趣，直至成年后阅读金庸、梁羽生，都带着当年“崇拜英雄”的心灵印记。而说书先生有声有色的表演自然也影响到我日后的教学，让我体悟到：教学语言的幽默、生动才能吸引学生。

重游小记

□ 魏鸣放

就不想说明，这里是哪儿。

一个人，高铁两个半小时，到达已是晚上6点，天半黑了。

这里，就是去年国庆长假时，与妻跟团旅游来过的地方。

这一次，不是节日，也不是周末。街上，太过冷清。先去那家饭店，一个人吃了两个人的麻鸭。晚上7点，一个人走向上次两个人的住宿。天寒，手冷。

上次，在这儿有过五天四晚。一个旅游大巴50人，每天上午集体出行，下午休息。白天或晚上，与妻从农家乐区域过来，观赏这里中高档民宿。一家家装饰好看，名字也好听。门前，有的是亭子木屋，里面是花架，灯笼，茶座，或秋千。

现在，一家家门前早已冷落，店牌和大窗都黑了。

一直走，走回我们的农家乐，才有了灯光和热闹。上街沿地摊上，有人收起山笋和蘑菇等土产。一家小店，不大，声音却不小，传出了卡拉OK歌声，摇动了四面八方的黑。

找到原来小店，想住原来房间，回答说是有客，要住好几天呢。

一个人后退，入住一家民宿。进门酒吧，吧台上，都是花花绿绿的酒。上了三楼。第二天醒来，外面的世界，整个儿变了样子。迎面，一面落地窗，阳光大亮。外面，山景明媚，绿树如云，哗啦啦，一齐涌入房间。人在床上，坐拥白色被褥，感觉又松，又软，又亮，如洁白羊绒，又似蓝天白云。人，突然升了起来。窗外树上，一只绿色的小鸟，不知窗内有人。

第一次用钢笔，在纸本笔记本上，画下了风景草图，还写了字。手动着，手舒服着。楼下有声，还是半个月前的“乡音”，一点没变。一切像是梦里，一个白日做成的梦。

这里，有九曲练溪，十里画屏，景点四五处，都在一条弯曲河流的两边。景区两头来回，才两三里地。中间，有一柱独峰，高达170米，拔地参天，气势巍峨，说是黄帝在上面铸鼎炼丹飞天之处。

第二天中午，经过那家曾经一日三餐的田园饭店。已有团队早早坐下，开吃了午饭，都是后来的游客。一个人从外面看进去，再也不用担心个人的集体纪律。好比退休后，经过老单位，不敢偷看一眼，抹一把脸，走路。

有一位西方哲人说，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。这一回，瞒着妻子一个人过来，也算是回到两个人的河边？上次，两人走过的那几家民宿，还是写着：初见，慢曼至归，闲得住。名字都很美，但不够原创。唯有“闲得住”三字，大俗大雅，可以读出三种意思。

晚上，一个人回去，石栏下，是一片农田，微有河流声响。河的对面，一条绿道，也是骑过双人自行车的地方。此刻，四面都是黑咕隆咚的大山，一切过去都已看不分明。

这是一个人的风景，也是两个人的风景。



横笛一吹春牛来

邓嘉雄 作

难忘油渣烧青菜

□ 陈光新

在全民健身热中，我家胖儿子也办了一张包年的健身卡，下班以后和节假日随时可去健身馆里锻炼一通。看着他“白领”式的健身生活，让我不由回想起了那已经远去的饥馑年代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三年特殊时期刚刚过去，我们这些住校学生在每月32斤粮票的“宏观调控”下，严格地执行着“三——四——三”的伙食标准：早饭三两，中饭四两，晚饭三两。整天肚子里都是空落落的，吃了上顿就盼等下顿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班里男生的目光开始相互注视起来，对那几位身上有肌肉疙瘩的同窗十分羡慕。下了晚自习回到寝室，就一窝蜂地跟着他们举杠铃、推哑铃，自发地掀起了一股健身热。操练完毕，我们披着一身热汗，从各自的小布袋里挖出两勺炒面，冲上开水拌和一下，来给自己“进补”。每人袋里的炒面，是我们星期天回家“啃”上一天，用省下来的一斤粮票上粮站买回面粉，自己动手在锅里炒好带来的。

每天的菜金分配也是小心翼翼，基本上是早餐一分，午餐一角，晚餐五分。其间也能有点“灵活性”，经过精心筹谋后每周也能沾到两次荤——只要连续两个中午都吃五分钱一盘的青菜，第三天就可以在卖菜的窗口声高气傲地喊着：“来一盘萝卜烧肉！”这时，伙房大师傅往往诡谲地接问一句：“要肥的瘦的？”因为身后就挨排着同班女同学，我们嘴上好似不经意地轻松回答：“随便。”可眼珠子却早已“定格”在其中某一盘的几片肥肉上。如若没买到手，心里还会愤愤地恨上一阵子。

自从张师傅调来学校食堂以后，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口福。他是从一家大型工厂调来的，每每在卖过饭菜以后会走来看我们吃饭，并说上一通“看你们这些学生娃狼吞虎咽的架式，真叫人撩心”之类的同情话语。很快，张师傅隔三岔五地就从关系单位买回来一些熬炼过荤油的猪油渣，待青菜烧到半熟时丢进锅里一阵烧。那浓浓的肉香味随着阵风刮进教室里来，诱得我们咕嘟咕嘟直咽口水。

烧好的油渣青菜还是按五分钱一盘卖，受到我们大家拍手跳脚的欢迎。冬天天寒地冻时，张师傅把原本用盘子装的油渣烧青菜改用深边白瓷碗装，汤菜分量也沉实了些，端上手热烫烫的。我们把它倒进饭盒拌饭吃，既饱了肚子又暖了身子。那一阵，我们杠铃、哑铃也练得大见成效，眼见着股头肌、胸大肌、肱二头肌就都渐渐凸显了出来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每当我看到老伴出于健康的考虑，在把买来的肥肉下锅炼油后，而将香喷喷的油渣一铲一铲地往垃圾桶中倾倒时，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年青葱岁月时的健身情景，回想起那诱人的美食油渣烧青菜，又要好一阵子惦念着那再未见着面的张师傅。

快人快语

去博物馆走走

□ 董月光

我认为，老人过生日，不需要鲜奶蛋糕，去博物馆走走，开眼界，长知识，善莫大焉。

上海博物馆、上海科技馆、中华艺术宫、上海世博会博物馆、上海纺织博物馆、上海艺术礼品博物馆、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、上海电影博物馆、上海汽车博物馆……

原来上海有这么多的好去处，可我只去过上海博物馆、中华艺术宫和上海电影博物馆。我真后悔自己没有走出家门，如果我早一点知道上海有如此多厚重的博物馆，我就是一个超级“富豪”吧。

我原本以为，上海人最值得骄傲的只有建于1559年的古典园林豫园和味道浓郁的大白兔奶糖，还有英国古典式建筑的上海自然博物馆（原址）。

非也，非也，只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，才令自己与那些熠熠闪光的博物馆失之交臂。

我想对自己说，更想对其他老年朋友说，趁着有生之年快快走出家门，抬头看着蓝天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

去上海各大博物馆探索未来，增长知识，享受生活。